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曰
武王姿貌短

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諜問

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

魏志曰崔珪
字季珪清河

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
踈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

湯甃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

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

樹

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明月之入懷李安國積唐如

玉山之將崩

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

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
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
於吳越邪任至中
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

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

加飾厲而籠章鳳姿天質自然

正見者歎曰蕭蕭肅肅

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
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
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

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暢

少時挾彈出

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

續文章志

曰思貌醜賴不持儀飾

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

頓而返

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

不
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

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八王故事

曰岳與湛著

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

裴方向壁卧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

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名士傳曰楷病因詔遣黃門郎王夷

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

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雋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

未見其父耳

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頽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梁祚魏國

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使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

玉在側覺我形穢

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

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

脩平子

石崇金谷詩叙曰王，謂字季脩琅邪人。王氏譜曰：謂夷甫弟也。仕至脩武令。

還語人

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

堪羅綺

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玠別傳曰玠在

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齧齧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服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

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熙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

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所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

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為宮使人守

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
山側大馬死小兩餓後峻連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溫忠

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

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

徐廣晉紀曰肅

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
其例侃約疑亮復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
卞壺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
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
于時庾在

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

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

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
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
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
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
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
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
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

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

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畧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

脂眼如點漆粗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

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

馬宣王一流人

宋明帝文章志曰温為温嶠所賞故名温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

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胙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

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

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語林曰王仲祖有好

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踈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

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

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

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
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

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晉陽秋曰
尚善音樂

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
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

敬和王洽已見

爾時積雪長史從

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

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

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

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

續晉陽秋曰帝美
風安舉止端詳

公

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僕射
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
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睐便
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

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遐匿

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

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

勳吳郡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

又義興水中有蛟山

中有遺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

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

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

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

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

蒼蛟並大敢人郭西周時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

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

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

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

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
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
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
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
左右勸還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
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
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
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
泣涕投劔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

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繫弱登御然後高墻
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
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
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騏驎耀
質府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
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

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巾策杖路邊窺之歎

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

阿龍丞
相小字

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

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

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

甚有欣色

王羲之臨河叙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

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湍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錄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叅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

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
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郝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

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邑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

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勲遷丹陽尹
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

嘗見王恭乘高輿

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
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

鬯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過脫不甚

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

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

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濟冲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

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

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

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

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林竹

七賢論曰俗傳若此顧川度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

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直聲賓

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

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

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

在我輩

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

簡

服其言更為之慟

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

永嘉流人名曰玠以

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喪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卹而致哀如是

答曰棟梁折

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

笑何得不哀

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

玠別傳曰玠咸和中

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

改適

亮子會會妻父彪並已見上

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

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

巳巳

搜神記曰初度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

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

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度

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人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鷗

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不入尋亮下都葬馬

王長史病篤寢卧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

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塵尾著柩中因慟絕

別

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

支道林傳曰法虔道林同學

也儁朗有理義適甚重之

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

莊子曰郢人墮漫其

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
聖盡而鼻不傷野人立不失容

牙生輟弦於鍾子

韓詩外傳

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子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河水鍾子期死伯牙斲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

推已

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郤後一年支遂殞

郝嘉賓喪左右白郝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

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

中興書曰起年四十一先情卒起所交友皆一時俊人及

死之日貴賤為誅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起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

書箱竹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慙為斃我
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悖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
如起旨則與相温往反密計惜見
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

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

曰德音未

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珣法師墓下

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
速感想平昔觸物悽懷

其為時人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

見綏已王

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

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婚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

由是二族遂成仇讐

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

子敬始卧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

法護珣小字

王於

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此時不見此客王

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還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琬度

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

孫思所害贈侍中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

猷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

子

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

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

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

絕良久月餘亦卒

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

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
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時相和睦子敬疾屬續子猷謂
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
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
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
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
師之言信

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

自有黍離之哀

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

歎有此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

疾而殞

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

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

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

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卜鞠云

卜範已見

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

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

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

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
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
直以為妖惑狀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
卸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
而忽忽
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
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
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
美以問之佗然不應復叙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

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
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半嶺許聞上嘯然有聲如數
部鼓吹林谷傳響顧者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沅籍常率意獨駕不由

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
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
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儵然曾不眴之籍乃
粲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迫爾而笑籍既降先
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
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湖中陽精晦不
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
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
言皆冒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
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

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

山上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觀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索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

康別傳曰山巨原為吏部郎遷

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揀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文宇

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雙疾不能

行坐常仰卧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
赴後避難隨凡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歲曰茂弘乃復
以一爲加人永和辛庚嘗爲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
武字景則廡長凡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
臨海太守侍中
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

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廡江滂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

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衝門不及
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爲穆帝皇后
贈光祿大夫
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

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

存肥 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

辱若驚得之若揚子曰蜀莊沈

驚夫之若驚 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冥李軌注曰沈

冥猶玄寂泯

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

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

入臨海山中不求聞

達中宗命為參軍

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

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苻堅臨江荆

州刺史桓冲將盡訐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
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
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因陳無用儵然而還居陽岐積
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

為鄉間所安

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驎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還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適逸

桓冲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冲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冲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冲為慨然至昏乃還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

謂人曰惟有劉長史當理我耳驕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太

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任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

翟不與語

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高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

多寇闡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東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

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

凡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

孤如此萬年可死

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酒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

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
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
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
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僧淵
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

續晉陽秋曰遠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

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

戴氏譜曰暹字安丘譙國人祖頌父綏有名位暹以武勇

顯有功封廣陵侯任至大司農

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

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

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

天下之寶耳

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讓筐篚之遺豈

非輕

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

車後趨下

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
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郝超每聞欲高尚隱遯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
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
近至剡如官舍郝為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

不果遺

約瓊
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
有濟勝之具

郝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

累心處都盡

尚書郝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
敦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

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
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郝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
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
既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數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數死
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
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
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

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

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

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

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

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

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求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懼

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
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
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
房惟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
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
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
于大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
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為漢也為胡也
世遠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
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於是考問辭曰
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
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

不為也

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

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旺婕妤者屬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好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諧許皇后及婕妤好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好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堯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

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

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

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毋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

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

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建妻穎

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建既沒文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况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

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

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
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
俊才而筋以名理風儀雅潤
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

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

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

郎桓郎者桓範也

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

婦云無憂

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

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

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

禮周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功謂絲枲
婦曰

新婦所乏惟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
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
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
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
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
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
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

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

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敝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

色不變曰蚤知爾耳

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

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闕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絛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

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會有司奏
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從邊道死魏
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
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
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門人欲藏其兒婦
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

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者之若才流
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冒懷
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

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

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
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

奇才推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
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

婦人比蹤英傑

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

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

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

世語曰
經字彥

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
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
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
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
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順逆
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
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
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
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
有干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傅暢干寶
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
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

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惟此二生耳妻
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
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墻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
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
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
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

俯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
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
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
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

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
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

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偽才欲以妹

妻之乃白母

王氏譜曰鍾夫人名
琰之太傅孫之孫

曰誠是才者其地可

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惟中
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
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
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
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

婦人集曰充妻
李氏名婉字淑

文豐誅
徙樂浪

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

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即廣宣

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

諸

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

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

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

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

郭氏

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

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按晉諸公贊曰世祖

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執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

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杖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虛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擇矣且郭槐彊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

廢李氏乃祔葬遂定

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亦才明即齊王

北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
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

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任至洛陽太守

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

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

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

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

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

朗英邁母儀冠族其

通徽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

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俊

才女德

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持賦頌誅行於世

鍾郝為娣姒雅相親重

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

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胃江夏人魏秦州刺史

中夏名士

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

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

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

為近職小史倫欺使秀作書疏大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後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

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

了其意出則自裁

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

乖謬且倫秀允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

此女甚高明重每咨

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

珍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

王八

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遂

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

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

門戶計耳

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妾耳

汝若不與吾家作親

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
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

名舉孝廉

遠未詳

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

遠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

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

一作髮

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

悉割半為薪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

無所乏遠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

不已且百里許遠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遠曰卿

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遠及洛遂稱之於

羊卓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

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
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卧

薦判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達聞之歎息達去侃追送之
達曰豈欲任子侃曰有仕郡意達曰當相談致過廬江
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
或責羊焯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焯曰此寒俊也王隱
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乃進之於張夔羊焯亦簡之後焯為十郡中正舉侃為
鄱陽小中正
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甘鯪餉母母封鯪付使反書

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

侃別

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
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
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
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

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饒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

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正

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

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日溫

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刀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窻梳頭姿貌端麗徐結髮歛手向主神色闕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

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

彦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

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

庾氏譜曰

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

徒跣求進闈禁不內女厲聲曰

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

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

急遂原玉臺一門

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于婦桓氏女請

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

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

桓氏譜曰冲娶琅邪王恬

女字女宗

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

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

司空惜已見郝曇別傳曰曇字重淵

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王家見二謝傾筐倒

皮二謝安萬

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

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

封胡遏末

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

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也

不意

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

鞠卞範之母之外孫

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

夫人玄之妹

為是

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

郝氏譜曰趙娶汝南周閨女名

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毛詩四穀則異室死則同

穴鄭玄注曰穴

謂壙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

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

問眼耳未覺惡不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

答曰

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

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

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任

至衡陽太守

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

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

遇桓景真之難也

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殊

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殷撫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

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
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
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
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思之
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
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

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

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編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倉倉庫或有漢時故鍾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入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因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鍾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變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人植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

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
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
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斷墓
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祐

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幽明錄曰羊祐工騎乘有一兒五
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

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
透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

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語林曰
武子性

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
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

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
譜曰

述字嗣祖潁川

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省因問主
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
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

能致天子問耳

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

水景純曰將當為陸

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默

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

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

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惟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

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

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

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

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擇時人咸言京管

不
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
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
齊督郵言在鬲上住

郝惜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
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
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

剖者乃先所服符也

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墜法開曰此

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鬻而針之

須臾兒下羊骨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
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
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
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
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

傅玄彈碁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人體

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碁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

冀善彈碁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

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

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碁妙

踰於帝

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

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

巾角拂碁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

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

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壞論者

謂輕重力偏故也

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

十三丈五尺

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

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

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

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

榜乃龍威誕輓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

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

萬常在母鍾夫人許

孔氏志怪曰勗以寶劍付妻

會善書學荀手跡

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

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

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狀也

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

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

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

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

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

能騎射善圍

碁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

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遠異之以兄女妻焉

視

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惟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空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

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絕於

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對題如初而畫

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
化而去知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

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惟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列仙傳曰

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
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
忍治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儻

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

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愷之歷畫古賢
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

博物志曰堯作圍碁

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

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

欲圖殷荊州殷曰

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

仲堪眇目故也

但明點童

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

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

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

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中興書曰
元帝登尊

號百官陪位詔王導

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叅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

復有袁叅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叅軍是袁

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

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須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語曰

顏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

為溫所瞻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

去我成輕薄京尹

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

兒即系也丘淵之文章錄

曰系字敬魯任
至光祿大夫
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

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
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
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

我
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暉下
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

誅伏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
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
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
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

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
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怖之仕
晉至
太宰
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

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

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

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

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

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狄之事背死忘生

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

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

所警疾大將軍司馬昭

受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

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

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

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

一飲一斛五斗解醒

毛公注曰酒病曰醒

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

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

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

為人通達任

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

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挾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文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厨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中

鄧粲

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

任若

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

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

籍曰禮

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

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時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嘗奠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

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碁如故對者求止籍

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

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

咸也

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

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

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竹林

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惟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

籍也

喪母裴令公

楷也

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

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嘖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

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

得其中

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

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異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罍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

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論曰籍之仰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

連自居父喪行過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宅賓設
黍糲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
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
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
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
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裴氏家傳曰
願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
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
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竹林七賢論曰成既
追婢於是世議紛然

自魏末沉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遊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攤自欲壞非一

木所能支

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貢充不平充乃啓

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

了不謝媪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為吏部郎媪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劉寶

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

世貴盛不肯詣也

名士傳曰
脩注簡任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

白接羅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

其愛將并州人也

襄陽記曰漢侍中習解於岷山南依
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

竹及長楸芙蓉菱茨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
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
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
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即時一杯酒

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
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

了 一 生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做達為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北

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鑿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鑿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

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

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

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

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

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
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定復南
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

而不問

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
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

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

衛護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

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

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羣已

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

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顛

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於衆中欲逼其妾露其醜穢顏無作色有司奏免顛官詔特

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嶠有

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

卞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譚貴遊子弟莫不

祇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

無鄙言

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

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晉陽秋曰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

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風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婦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

守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

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温許亦爾

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

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蔭覆之時峻嘗慕

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掉

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

監司見船小裝挾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

山陰魏家得免

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

後事平冰

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

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
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
惟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

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
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

臨去

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
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

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
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柱命

所加必延俊
又辟濛為掾

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音甚

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
酒後於槃栗間為洛市肆工鳴鶴舞甚佳

王公熟

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

伊已見

謝鎮西往尚書

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

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

憤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尚書謝哀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

輕率不拘細行兄葵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
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

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

無歸意反再請即回軒馬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

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

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邁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煥嘗

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

宣武欲求救

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

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

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

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

袁彥道不

郭子曰桓公袴褲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中使云大快我必作米卿但大喚即

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來
形勢呼袒擲必虛雖二人齊叫較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
蘊嗜酒至末年尤甚及在

會稽略

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

卻返

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
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歷

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袁氏譜曰胞
大妹名女空

適殷浩小妹名

女正適謝尚

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

村臨江去荊州

二百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

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間其姓字稱是劉遺民

中興書曰劉麟

之一字遺民已見

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

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

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

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

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

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

中興書曰郗恢字道愔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頰顧風神魁

得烈宋器之以為蕃伯之望

雍州在內見有耗甃云阿

自太子左車權為雍州刺史

乞那得此物

阿乞恢小字

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見之王曰向

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

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

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
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
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
忤容為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
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
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
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
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

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

定是二百五十背烏標

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

過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壙肆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

飲酒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擲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

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

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

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

山松

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

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
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挽歌
未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蔓

鳴鶴袁山松出遊好令
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

車騎王洽別見

友進

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
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
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

頓爾至致

驕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

過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枝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緇謳所生必於斥若司馬彪注曰緇為引柩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緇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

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

欲為做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歎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

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

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

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耀陽林

忽憶戴安道時戴

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王嘗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

續晉陽秋曰左將軍

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申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為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

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

立別傳曰立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

抑玄為
素官

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

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

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

晉安

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歎

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

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靈寶玄小字也

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
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
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
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

壘塊故須酒澆之

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晉安帝紀曰忱少慕

連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嗜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竒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王氏

譜曰廐字伯輿琅邪人父蒼銜將軍廐歷司徒長史周祇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於三吳廐居喪振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廐反喪服廐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廐廐敗不知所往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

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王司

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惟王祥長揖不拜

惟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

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酌酢公

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

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

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

渾儀頃軼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濬沖清尚非鄉儉也戎
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
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
如公榮不可不與酒惟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
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
御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
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
而公榮不蒙一榻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
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
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
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

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

鐵家有成柳樹乃澆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哉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惟鍛鑄以難酒往與共飲吹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雖聞康名而造馬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宵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吕安事而遂諧康焉

嵇康與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晉湯秋曰安字中弟東平人冀州刺

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扶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

安後來值

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遺喪

往吊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齋酒挾琴

而造之逆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過其行康
兄喜拔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
兄共語戲良久則
去其輕貴如此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

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
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
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敦為

青州刺史澄敦俱詩大對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

望於二
弟也

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

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闔樹枝便復

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節聚晉紀曰
澄放蕩不拘

時謂
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

彼是禮法人

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
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使歛衿飾容

時數皆
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

中興書曰奕自吏部
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

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

篤奕弗之疑惟謝虎子婦王悟其旨

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

見

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

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
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
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
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

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

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

嘗著白綸巾

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
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

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

晚令

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

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

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為參軍遂首散帶不綜知其

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鹿焚孔

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

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

生馬知死

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

許恬已見時為吳郡太守

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

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

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

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

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

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

萬

事已

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郝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
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郝公
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惜子超有盛名且獲寵
於桓温故為超敬惜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
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
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
天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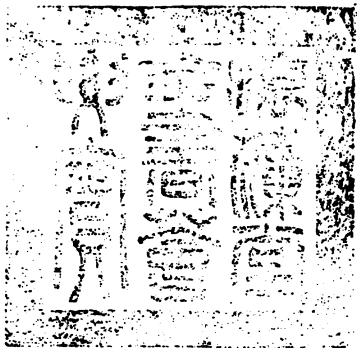
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

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將軍

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傖耳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 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 臣趙興吾